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韩湘子全传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湘子全传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
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1800

字 数 28 0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4020.00 元(全 186 册)

入话：

混沌 初分世界，阴阳 配合成人。黄芽 白雪 几更新，乌兔 回环不定。会见沧田变海，旋看松柏凋零。青牛白犬吠天津，转眼棋枰 相应。

第一回 雉衡山鹤儿毓秀 湘江岸香獐受谴

盖天地之间，九州八极。土有九山，山有九寨，泽有九气，风有八等，水有九品。何谓九州？东南神州曰农土，正南坎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兖州曰并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台州曰肥土，正北济州曰成土，东北薄州曰隐土，正东阳州曰申土。何谓九山？会稽、泰山、王屋、首山、泰华、岐山、太行、羊肠、孟门。何谓九寨？曰大汾、滹沱、荆沔、方城、穀阪、井陉、令疵、句注、居庸。何谓九藪？曰楚具区、越云梦、秦阳纡、晋大陆、郑圃田、宋孟诸、齐海隅、赵钜鹿、燕昭余。何谓八风？东北曰炎风，东方曰条风，东南曰景风，南方曰巨风，西南曰凉风，西方曰风，西北曰丽风，北方曰寒风。何谓六水？曰河水、赤水、辽水、黑水、江水、淮水。合四海之内，东西二万八千里，南北二万六千里。水道八千里，通谷共名川六百。陆径三千里。禹乃使大章步，自东极至于西极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；使竖亥步，自北极至于南极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。凡鸿水渊藪，自三仞以上，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五里。有九渊，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。握昆仑以下地中。有增城九重，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。上有木禾，其修五寻。珠树、玉树、璇树、不死树在其西；沙棠树、琅玕树在其东；绛树在其南；碧瑶树在其北。一边名曰熊耳山，一边名曰雉衡山。诗云“云连熊耳峰齐秀，水山雉衡山更高”是也。真个好山，有词赋为证：

远望嵯峨，近观峩峩^八。山势嵯峨，定汪洋海翻雪浪；石形峩峩，镇蛟蜃，穴涌银涛。土龙在木火方隅，云母藏东南境界。高崖峭壁，怪壑奇峰。听不尽双凤齐鸣，看不了孤鸾独舞。雾霭霭，豹隐深山；风簌簌，虎来峻岭。瑶草奇花不谢，青松翠柏长春。仙桃红艳艳，修竹绿森森，一片云霞连树荫，两条涧水落藤根。正是：千山高耸擎天柱，万壑

混沌——天地未开辟前的浑然一体状态。

阴阳——古人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两种基本物质。

黄芽——道家炼丹所用铅华。亦指人的元气。

白雪——喻炼成的丹。

乌兔——古人认为日中有三足金乌，月中有玉兔，故称日月时光为乌兔。

天津——天河，即银河。

棋枰（píng，音平）——棋盘。喻人间。

毓秀——孕育灵秀之才。

（liú，音流）风——西风。

步——以脚步丈量。

息土——古代传说中一种不停生长的土壤。

修——高。

^八 尺为一寻。

峩（zú，音族）峩——险峻貌。

横冲大地痕。

那雉衡山顶上有一株大树，树上有一只白鹤，乃是稟精金火，受气阳阴，顶朱翼素，吭圆趾纤，为胎化之仙禽，羽毛之宗长也。有词赋为证：

瘦头露眼，丰毛疏肉，凤翼龟背，燕膺螯腹。鸣必戒露，止金穴而回翔；白非浴日，集兰岩而顾足。或乘轩于卫国，驭江夏之楼；或取箭于耶溪，饴潭皋之粟。长比凫胫，群非鸡颡。侣鸾凤以遐征，薄云霄而高啄。真个是缙山王子之遗，辽东丁令之属。

白鹤儿在那雉衡山中，虽然是一个羽族，凡禽唳八公而戢寇，毛群野鸟，鸣九皋而彻天。恰因那三十三天兜率宫中太上元始天尊驾前一只仙鹤，一日飞下这山上，白鹤儿见他飞来，就便是福至心灵的一般去与他交媾了一遍。那仙鹤就把仙家的妙理、学道的真途一一泄漏与这白鹤儿。白鹤儿依了仙鹤的传授，便在山中树上朝吞日液，暮采月华，饮露含风，餐霞吸露，修行了三四百年。只是盗学无师，有翅不飞，脱不得羽壳毛躯，上不得瑶池阆苑。凑巧着这山中有一个香獐，也是百余年不死的毛团，惯会兴妖作怪，驾雾腾云。与白鹤结识，做了弟兄。逐日在江口闲游，山中玩耍。正是逍遥自在无拘束，不怕阎君不怕天也。

说话的，从头至尾要说得有原委。这阎浮大千世界生着白鹤、香獐，也不知有几亿亿万万万数，为何这只鹤，这只獐，就会成精作孽？盖因天地间有四生、六道。且说那四生，佛经上说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是也；那六道，佛说仙道、佛道、鬼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修罗道是也。投托得胞胎好，就有好结果；投托得胞胎不好，就没好结果。这便是报应轮回、天地无私的道理。原来这白鹤、香獐，都是汉朝时两个人转世，所以今番有这般结果。怎见得是汉朝的人过了三四百年又来做神做鬼？看官仔细听着，说出家门大意，便见这本希奇的故事。

昔日汉帝朝内，有一位左丞相安抚，生下一女，四岁上母亡，将女交与乳母抚养。这女儿到得七岁，各色俱不待人指点，自然会得。一日，安丞相朝回，听见女儿房中有人弹琴品箫。安抚问：“是谁人？”丫头说：“是小姐。”安抚听了一回，走进房中，问女儿道：“老夫朝中回来，只听得汝在房中弹琴品箫，这是谁人教汝的？”小姐道：“孩儿百艺俱通，不消人教得。”安抚道：“我止生汝一人，上无哥哥，下无弟妹，汝这般天赐聪明，我就取汝叫做灵灵小姐。过了十岁，才与汝议亲招赘，定要与首相做个继室，恁你状元来说婚，我也决不与他。”乳母道：“为何不与状元，到要与首相做继室？”安抚道：“嫁与状元做结发夫妻，也要迟十年五载方才做得一品夫人；若嫁与首相做继室，进门就是一品夫人了。”乳母道：“世上的事只等你撞着，不等你算着，只怕老爷要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安抚叱退乳母，以后

率（l，音律）——高峻貌。

戒露——报告寒露将临。

乘轩——春秋时卫懿公好鹤，鹤乘大夫车而行。

遐征——远征。

王子——仙人王子乔。相传在缙山得道成仙。

丁令——即丁令威，相传为汉代辽东人，在灵虚山学道成仙，后化鹤归来。

九皋——深泽淤地。

瑶池阆苑（láng，音郎）苑——传说中的神仙境界。

阎浮——即阎浮提，泛指人世间。

有许多家来说媒，安抚只是不从。

一日，汉帝宣安抚上殿，说道：“朕有侄男，年方二十二岁，丧偶未娶。朕闻相国有一位灵灵小姐，肯与人为继室，何不嫁与侄男？”安抚道：“臣昔年有言，愿定与首相为继室，不敢嫁与皇侄。”汉帝道：“嫁与首相，怎见得胜似我皇侄？”安抚奏道：“进了首相的门，就是一品夫人；若皇侄，不知是将军是奉尉，便有许多不同。”汉帝道：“依卿所奏，朕就赐为一品夫人，何如？”安抚道：“赐称一品夫人，还是越礼犯分，终不如首相的好。”汉帝大怒，要把安抚丞相斩首市曹，以警百官。百官替他讨饶，才得放还。当下，汉帝把他削去官爵，贬在远方安置。又差当驾官宣灵灵小姐入朝相见。

却说灵灵小姐听得宣召，父亲又为他几乎性命不保，吃了一惊，乃不梳不洗，含着泪眼入朝见帝。帝命抬头，一看，果然婀娜绝世，娉婷无双。随命当驾发到山西红铜山内，嫁了一个村夫，叫做掙不动。那掙不动生得身長三尺，丑陋粗恶，三推不上肩，四推和身转，因此上，人取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“掙不动”。这灵灵小姐，色艺双全的人，嫁了这般一个蠢物，真所谓骏马常驮痴汉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也。那灵灵小姐心怀抑郁，不上数年，得病身亡。这掙不动见灵灵小姐死了，也就悬梁缢死，一魂儿追赶灵灵小姐。

他两个三魂缥缈，七魄悠扬，一直走到阴司地府阎罗案前。只见牛头马面拦住道：“你两个是何等人？奉何人勾摄前来？怎的不与差人同来？”灵灵小姐道：“我是安抚丞相的女儿，唤做灵灵小姐。只因那月老错配姻缘，把我嫁与这掙不动力妻，故此抑郁而死，魂魄来见阎罗皇帝说一个明白。”掙不动道：“我是山西红铜山内掙不动便是。蒙汉帝旨意，把这灵灵小姐与我为妻，我百依百随，尽力奉承他，不料他还中不中意，郁闷逃走，我舍他不得，故此一路里赶来，要他回去。”牛头马面道：“你真是个掙不动的东西！你妻子如今是死的了，怎么还思量他同你转去？”那掙不动听见这话，才晓得他也是死的了，遂放声大哭起来。惊动了阎罗天子。当下，阎罗天子升殿。便问：“外边是怎么人这般哀苦？”牛头马面吓得不敢出声，判官上前，把灵灵小姐、掙不动的话奏闻一遍。阎罗天子叫他两个进来，跪在案下。他两个又把生前的苦情哭诉一遍，要阎罗天子放他回转阳世。阎罗天子道：“这是你自来投到，非是我这里差人错拿来的，要回去也不能够了。我今判汝两个转世去，又做一块，了汝两人心愿罢。”当下，阎罗天子判道：“夫者，妇之天；夫妇者，人之始。妇得所天，便宜安静以守闺门，不宜憎嫌以生衅隙。今灵灵小姐，生前怨望，已乖人道之常，死后妄陈，应堕畜生之报；幸是性灵不昧，骨气犹存，合无转世为胎，化仙禽羽虫宗长，候三百年后遇仙点化，还复成人。掙不动禀丑陋形容，赋愚痴气质，只合栖身蓬荜，养命村庄，辞婚娶于九重，置妍媸于度外；乃敢妄婚相府，眷恋红妆，致佳人抑郁而死，捐微躯追奔不舍，昏迷性地，应堕毛群，合无（转世为胎）贬为

恁（nèn，音嫩）——如此，这样。

市曹——城中大道。

掙（bó，音勃）不动——拔不动。

合无——何不。

蓬荜——柴门。喻平民百姓。

九重——天高处。指高官。

妍媸（chī，音吃）——美丑。

香獐，于三百年后与白鹤结为知识，以完宿果。”判讫，灵灵小姐与掙不动低首无言，各寻头路。这便是白鹤、香獐前生的结证。如今只说韩湘子二度韩文公的故事，且把这段因果丢下一边。

单表玉帝殿前有一个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，因在蟠桃会上与云阳子争夺蟠桃，打碎玻璃玉盏，玉帝大怒，把那冲和子、云阳子都贬到下界去。一个投托在永平州昌黎县韩家的，便是冲和子，叫名韩愈；一个投托在永平州昌黎县林家的，便是云阳子，叫名林圭。原来这韩家九代积善，专诵黄庭内景仙经。韩太公生下两个儿子，大的叫做韩会，娶妻郑氏；次的就是韩愈，字退之，娶妻窦氏。他两个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蔼蔼一堂之上，且是好得紧，只是都不曾养得儿子。那韩会终日忧闷，常对兄弟退之说道：“有寿无财，有财无禄，有禄无子，造化缘分不齐，惟有孤身最苦。我和你这般年纪，还没有男女儿儿，如何是好！”有诗为证：

默默常嗟叹，昏昏似失迷。

只因无子息，日夜苦难支。

退之道：“然虽如此，哥哥也不必忧虑。我家九代积善，少不得天生一个好儿郎出来，以为积善之报。难道倒做了一个没尾巴赶苍蝇的不成？这般忧也徒然，只是终日焚香礼拜，祷告天地祖宗，必定有报应了。”当下韩会依了退之言语，每日虔诚祷祝。感动得本处城隍、土地、东厨司命六神，各各上天奏闻玉帝，要降生一个孩儿与韩会。那奏章如何写的？奏云：

永平州昌黎县城隍、土地、司命六神臣某某等稽首顿首，奏闻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：臣闻高皇璇极，总庶民锡福之权；大梵金尊，开群品自新之路，凡伸祈祷，无不感通。兹有昌黎县韩会、韩愈，积善根于九代，奉秘典于一生，情因无子，意切吁天。伏望证明修奉，展布祥光，鉴翼翼之丹衷，赐翩翩之令子。庶乎永沾道庇，不负诚心；饱沃恩波，益坚崇奉。月轮常转，愿力无边。臣等无任瞻天仰圣、激切待命之至，谨奏以闻。

玉帝览奏，遂将金书玉诰、道法神术付与神仙钟离权、吕两个，到于下界，普度有德有行之人，上天选用；如有修行未到，还该转世为人的，便着他往韩会家投胎脱化，待日后积功累行，不昧前因，才去度他，以成正果。钟、吕二仙领了敕旨，按下云头。

一路上，钟仙问吕仙道：“为仙者，尸解升天，赴蟠桃大会，食交梨火枣，享寿万年，九玄七祖，俱登仙界。为何阎浮世境三千，大千人众，只知沉沦欲海，冥溺爱河，恣酒色猖狂，逞财势气焰，不肯抛妻弃子，脱履离家，

性地——欲海。指人的欲念。

毛群——禽兽类。

知识——相知相识。指夫妻。

宿果——往日的因缘。

璇极——至美的玉。喻皇帝。

锡福——“锡”同“赐”。赐福。

群品——各种品行的人。

— 改过自新。

令子——美异的孩子。

道庇——道法的庇护。

(yán, 音岩)——人名。

炼就九转还丹，长生不老？”吕仙道：“人生处世，如鱼在水中，本是悠悠自在，无奈纶竿坠水，香饵相投，以致吞钩上钓，受刀釜煎熬耳。几能息心火，停浊浪，固守鸿蒙，采先天种子，两手捧日月乎？”钟仙道：“五浊迷心，三途错足，拈花惹草，怨绿愁红，若不吞一粒金丹，终难脱形骸躯壳。我两人今日领旨下凡，不知那州那县得遇知音？”吕仙未及回答，忽见东南上一道白气冲彻云霄，有若虹霓之状，怎见这气的异处：

非烟非雾，似云似霞，非烟非雾，氤氲氤氲 布晴空；似云似霞，霭霭腾腾弥碧落。
凌霄彻汉，冲日遮天。两耳不闻雷，原无风雨；一天光皎洁，骤起虹霓。占气者，不辨为天子气、神仙气、妖邪气、海：蜃气；望云者，不识为帝王云、卿相云，将军云、处士云。端的这一道白的，还是气？还是云？仔细看来，团团簇簇半空中，未定其间吉与凶。
一阵仙风吹扑去，管教平地露根踪。

吕仙用手指与钟仙道：“这一股白气冲天而起，主在苍梧之间，湘江之岸，非圣非凡，当是妖邪之气，且把仙气吹一阵去。若是仙气，气影了风；若是邪气，风影了气。”于是钟仙掀起了那落腮胡须，张开了狮子大口，望着东南方上吹了一口气去。果然起一阵大风，把那冲天的白气都影住了。吕仙睁开慧眼，望那方一看，就认得是两个毛团在那里吐气。一个是香獐造孽，一个是白鹤弄喧。

不说两个仙师随风便至。且说白鹤、香獐正在那湘江岸上各自显出神通，随心游戏，忽见这一阵风吹将来，影住了白气，就知是两个神仙到来。他也不慌不忙，摇身一变，都变做全真模样，立在那江边，等候着仙师。这全真怎生打扮：

一个头顶着竹箴冠，一个头绾着阴阳髻。一个穿一领皂氅衣，腰系丝绦；一个穿一件黄布袍，围条软带；一个脚踏着多耳麻鞋，好似追风逐日的夸父，一个脚着草履，有如乘云步月的神仙。正是容颜潇洒更清奇，装束新鲜多古怪。

他两个远远地望见祖师到来，便上前稽首再拜道：“师父，俺两个是苍梧郡湘江岸修行的全真，接待师父得迟，万望恕罪！”吕师指着白鹤道：“你本是凤匹鸾俦，如何敢头尾！”又指着香獐说道：“你本是狐群狗党，如何敢隐姓埋名！”老鹤见说出他本相，低首无言，不敢答应。独这香獐向前道：“俺们委是全真，师父休得错认，将人比畜。”吕师道：“汝这谎顽皮，巧语花言，待要瞒我，将谓我剑不利乎？”只这一句话，吓得那白鹤儿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双膝跪倒在地上，道：“老师父，人身难得，盛世难逢。虽然是皮壳毛团，也是精灵变化。如今弟子骨格已全，羽毛未脱，逐日在此迎

尸解——死后化去成仙。

冥溺——沉溺。

九转还丹——道家烧炼的金丹。

纶竿——带钓鱼绳的鱼竿。

氤氲(yūn, 音晕)氲——烟气迷濛。

碧落——天空。

彻汉——响彻天空。汉，河汉。

占气者——根据云气的形状、色泽判断吉凶的人。

望云者——望云朵变化而推断吉凶者。

弄喧——故弄玄虚。

竹箴(tuò, 音拓)冠——用新竹做成的冠。

风吸露，也不是结果，望师父垂悯弟子，舍一粒金丹，使弟子脱去羽毛，恩衔再世。”钟师听了白鹤言语，便道：“这鹤儿性灵识见，尽通人意，再世之言，成先讖矣！我们且度他去见玉帝，另作区分。这獐儿罪业山重，我这里用汝不着，饶汝去罢。汝若不依本分，妄作妄为，我自有慧锏神锋，盘空取汝。”香獐道：“师父不肯度我也罢，弟子这江边景致也不弱于三岛昆仑，我依师父守着本分，也尽过得日子。”钟师道：“怎见得湘江景致不弱于三岛昆仑？”香獐道：“不是弟子夸口说，据着弟子这苍梧江口，晨凫夕雁，泛滥其上；黛甲素鳞，潜跃其下。晴光初旭，落照斜晖；翠映霜文，陆离眩目。闲花野草，罩雾含烟；俯仰天渊，爱深鱼鸟。煞强如蓬莱弱水，苦海无边，舟楫难通，梦魂难越。”吕师道：“据汝这般说，也不见得十分强过我仙家，你夸这大口也没用。”香獐道：“弟子有诗为证：

苍梧一席景新鲜，湘水山岚饱暖眠。泛泛白鸥知落日，喃喃紫燕语晴烟。红红拂拂花含笑，绿绿芊芊草满前。若是老师来此处，也应撇却大罗天。”

吕师道：“汝这业畜十分无礼，我仙家无爱无欲，始得成真证果。汝无端造孽，有意贪私，枉自夸张，有何益处？”又暗自忖道：他不知死活，妄语矜争，我且度鹤儿上天，把这业畜贬下深潭去处，不见天日，待鹤儿成仙，才来度他去做一个守山大神，显我仙家妙用。于是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天光灼灼，黑雾朦胧，半空中闪出一员天将，立在面前。那天将怎生打扮：

头上戴着漆黑殷铁盔一顶，手中持银丝嵌钢鞭一条。皂罗袍金龙盘绕；狮蛮带玉佩高悬。脸似锅底煤般黑，唇似朱涂血样红。左站着黄巾力士，右站着黑虎大神。焰焰火轮环绕，飘飘皂盖招扬。他正是降龙伏虎赵玄坛，那怕你兴妖作孽香獐怪。

一阵风过处，那天将躬身喏道：“吾师有何法旨？”吕师道：“香獐造孽，天所不容！”那天将一手拿起钢鞭，一手拿住香獐，正欲下手，钟师道：“且饶这孽畜性命，贬他在江潭深处，永不许出头，直待鹤儿成了正果，证了仙阶，然后来度他去看守洞门。若不依本分，再作风雷，损害往来客旅，即时把他打下阴山背后。”天将依命，把那香獐一提，提到江潭中间极深极邃的一个去处，锁固住了，不放一些儿松。那香獐有威没处使，有力没处用，只得哀恳天将道：“弟子冲突仙师，罪应万死，遭此贬厄，因所甘心。但弟子原是山中走兽，食草餐花，以过日子，今沉埋水底，岂不淹死了性命，饿断了肝肠？望大神救我一救！”天将道：“仙家作用，汝所不知，饶汝性命，自然不死，怎么怕淹死饿死？汝但收心服气，见性完神，以待鹤儿救汝便了。”

阴阳髻——挽于头顶的双髻。

(x, 音洗)——曳履而行。

先讖(chèn, 音趁)——预言。

泛滥——此指泛游。

黛甲素鳞——黑壳白鳞的鱼。

陆离——色泽繁杂。

煞——甚，很。

大罗天——指道家仙境。

业畜——有前世罪孽的动物。

证果——修行圆满。

矜争——一味强争。

香獐拜道：“多谢指教，但不知鹤兄几时才来救我耳。”天将既去，香獐被锁在那个去处，果然，四边没水，只是没有得吃，不得散诞逍遥。乃依前仰伸俯缩，闭息吞精，再不敢妄肆颠狂，以招罪谴。这正是：

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如今学得团鱼法，得缩头时且缩头。

毕竟不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逐一分解。

第二回 脱轮回鹤童转世 谈星相钟吕埋名

叹尘世忙忙，笑浮生一似撻梭样。貂裘染，驷马昂，争名夺利不思量，妄想贪嗔薄幸狂。算英雄巨古兴亡，晨昏犹自守寒窗。总不如乘云驾雾，觅一个长生不死方。

话说吕师把香獐贬在湘江潭底，那天将叉手躬身，回话已去。钟师就在葫芦内取出一粒金丹与鹤儿吃了，那鹤儿登时脱胎换骨，化做一个青衣童子，跟着两位仙师前往永平州昌黎县。走到韩家门首，恰好韩退之迎门出来。两师见他人物轩昂，衣冠济楚，头顶上有霞光一道，身旁有捧炉童子相随，便知是左卷帘大将军冲和子，因醉夺蟠桃，贬在他家为男子。怕他不悟前因，日后毁谤玄门，唾骂佛祖。遂转身商议道：“冲和子已将四十岁了，尚不回头省悟，若再堕落火坑，贪恋繁华器境，便没有出头的日子了。他兄韩会，镇日焚香点烛，拜求子息，我和你回去奏闻玉帝，把这鹤童送与韩会为子，待他长成，我们又来度他成仙了道，然后转度冲和子复还原职，岂不两便。”两师商榷已定，遂拨转云头，带了鹤童上升天界。

不移时，来到南天门外，把领金书玉旨，巡游到苍梧县湘江岸上，点化鹤儿等事，奏了一遍。玉帝传旨，便着两师送鹤童到那永平州昌黎县韩会家投胎，托化为人，后行选用。两师奉旨，忙对鹤童说道：“我再将仙丹与汝吞在腹中，化作一个仙桃，送你到永平州昌黎县韩会妻子郑氏怀内投胎，满月之日，我二人又来看汝，与汝灵丹符水，待等十六岁，教汝成道，升入仙梯，长生不老，休得漏泄天机，有违玉旨。”鹤童泣告两师道：“弟子才脱得业躯，指望成真证果，跟着两位师父逍遥自在，谁知又要去投胎为人，受血河狼籍，尘网牵缠，弟子不情愿去了。”两师道：“玉旨已出，谁敢有违，况汝虽脱了羽毛躯壳，还不曾修炼大丹，怎么就得成正果？须正借父母精血，十月怀耽，如太上老君投托玉女怀中一般，才显得修行结果。”鹤童又道：“既是要投胎托化方得成仙，彼时在湘江岸上点化弟子的时节，两位师父何不就着弟子去托生人家，却引弟子朝参玉帝，又送弟子下凡，费这许多辛苦周折？”吕师道：“不奉玉旨，谁敢擅专。”鹤童道：“弟子有诗一首，献上师父。”诗云：

湘江岸上遇师尊，度我飞升见帝君。

今既脱离毛与壳，如何下土复为人。

吕师道：“我也有诗一首，汝谨听着。”诗云：

鹤童不必苦淹留，且向韩家转一筹。

异日功成朝玉阙，苍梧江水也东流。

鹤童听两师吩咐已毕，只得吞下一粒金丹，化做一颗仙桃。两师捧拿在手，腾步逍遥，直到韩家，恰好是三更时候，两师就遣睡魔神托一梦与韩会妻子郑氏。那郑氏梦见太阳东出，宝镜高悬，一只仙鹤口衔着一颗仙桃，飞将下来，堕在他怀里。旁边闪出一个青巾布袍的道人，肩上负着一口宝剑，口中

灼烁——闪动。

啮（r，音惹）——应对。

撻（cu n，音蹿）梭——即穿梭。形容时光流逝之快。

贪嗔（ch n，首抻）——贪婪。

镇日——整日。

子息——子女后代。

高叫道：“韩会妻郑氏听者，吾乃两口先生，奉玉帝敕旨，送这仙桃与汝为子。吾有一言嘱汝，汝牢记取。”嘱云：

郑氏抬头听我言，从来仙语不虚传。

送儿与汝承昭穆，他日来风上九天。

郑氏梦中惊觉，不胜欢喜，便蹴醒韩会，与他说道：“妾身一更无寤，二更辗转反侧，三更时分方才瞌眼睡去，就做一梦。梦见太阳东出，宝镜高悬，一只仙鹤口衔一颗仙桃飞将下来，坠在怀里，又有青巾布袍背剑的道人嘱咐云云，你道这梦希奇也不希奇？”韩会喜道：“我夜来得的梦也与你一般的。今年四十二岁，未有子息，想是神天鉴察尔我隐衷，不该绝代，降生一个儿子接续家门香火也不见得。据梦中太阳东照，主生贵子，仙鹤衔着仙桃，一定是天庭降下好人临凡。这两口先生必然天上神仙，故此嘱咐得明白。我如今且和你满炷炉香，拜谢了天地，且看日后若何。”郑氏道：“相公说得有理。”连忙披衣起来，梳洗端正，同韩会两个燃宝炬，薰名香，朝天拜了八拜。到了天明，韩会将夜来梦兆一对退之说了一遍。退之欢喜道：“若据这个梦兆，嫂嫂必定生一个好儿子接续韩门香火，端的不枉了九代积善，三世好贤。”有诗为证，诗云：

积善人家庆有余，祸因恶积岂为虚。

韩门九代阴功茂，天赐婴儿到草庐。

话不絮烦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幸喜阴鹭门高，捻指间，郑氏生下一子。那子生得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端的是好一个孩儿。匆匆喜气，满屋充闾，百眷诸亲戚来作贺。这正是天上麒麟原有种，人间最喜蚌生珠也。不料这孩儿从生下来到满月，日夜只是啼哭不住声。韩会见了这个光景，转添忧闷，与郑氏商议道：“这孩儿生相不凡，久后必是好的，只是这般啼哭，合着相书上一句，说‘小儿夜啼，没爷没妻’。多应是你我命中招他不得的缘故，不如把他过继与亲眷人家，做个干儿子，待他养得成人，才收拾回来，有何不可？”郑氏道：“前日不养得儿子，朝夕拜祷天地祖宗，怕绝了后代。如今幸得天地保佑，祖宗积德，生下这一点儿，且是好了。不想日夜啼哭，算来也是养不长的了，空受这十月怀胎的苦楚。若是把他过继与别人家，后来也被人骂他是三姓家奴，不如送与叔叔做了儿子，倒是好的，只怕婶婶要不欢喜。”正说话间，只听得街坊上有人拍着渔鼓，唱着道情，经过他家门首。那孩儿听得渔鼓声响，就住了口不啼哭；不听得渔鼓声，就哭将起来，忒煞作怪。看官，且说那敲渔鼓唱的是怎么说话，孩子就肯听他不啼哭？原来那敲渔鼓的道人就是吕祖师，唱的是一阕《桂枝香》，正提醒着鹤儿宿世之事，故此孩子惕然警醒，住了哭，听他《桂枝香》云：

不移时——不一会。

淹留——停留，耽搁。

昭穆——此指家族的传承。

蹴（cù，音促）醒——踢醒。

无寤——无眠。

隐衷——深藏的心愿。

薰（ruò，音弱）——点燃。

阴鹭（zhì，音制）——阴德。

鹤童觉悟，师来看顾。一自去年送汝到昌黎，至今日，又离丹府。汝不要啼哭，汝不要啼突，听咱吩咐，目今安否？暂拘束，久已后升腾紫霄，名镌洞府。

鹤儿宁耐，暂居天外。叹循环暑往寒来，捻指间，光阴二载。想韩门小孩，想韩门小孩，非常气概，端的栋梁才。本是大罗天上客，思凡下玉街。

韩会见孩儿住了哭听敲渔鼓，便对郑氏说道：“这孩儿想是喜欢渔鼓听的，可唤那敲渔鼓的人进来，敲一回渔鼓引逗他一会，待我问他，或者他有药止得孩儿啼哭也不见得。”郑氏便叫张千道：“汝去看那敲渔鼓的，叫他进来。”张千连忙跑到街上，叫道：“敲渔鼓的道人转来，我家相公请你说话。”道人道：“莫不是韩大相公么？”张千道：“你未卜先知，就是神仙一般。”道人道：“我比神仙也差不多些儿。”便跟着张千，摇摇摆摆走进门来，向韩会稽首道：“相公何事呼唤小道？”韩会道：“我止得一个孩儿，从生下至今，已弥月多了，只是啼哭不止，正在忧闷，不想方才听得渔鼓声响，他就住了声，恰像听得一般，故此请师父进来敲一番渔鼓，唱一个道情，引逗他一时欢喜。”道人道：“要止儿啼，有恁难处，抱公子出来与我一看，包得他不哭了。”韩会道：“若得如此，自当重重酬谢。”郑氏在屏风后面，抱孩儿递将出来，韩会接在手中，递与道人道：“这个便是学生的孩儿。”道人用手摩他的顶门说道：“汝不要哭，汝不要哭，一十六年，无荣无辱。终南相寻，功行满足。上升帝都，下摯九族。”那孩儿闻言，恰像似快活的一般，就不哭了。韩会道：“师父高姓大名？仙乡何处？”吕师道：“贫道弃家修行，人人唤我是两口先生，就是我的姓名了，却没有家乡住处。”郑氏在屏风背后，轻轻地对韩会说道：“梦中说两口先生送来的儿子，如今这师父说是两口先生，莫不就是梦中的神仙？”韩会道：“云游方外的人惯会假名托姓，那里信得他的说话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姓名虽一，人品不同，相公怎么小觑人？”韩会道：“是学生有罪了。”又道：“孩儿喜得不哭，就烦师父替我孩儿取一个小名，何如？”道人道：“阅阅名家取恁么小名，就起一个学名也罢。”韩会谢道：“若取学名更好。”道人道：“我从湘江路上走来，见那烟水滔滔，东流西转，万年不断，最是长久。如今令郎取名韩湘，小名叫做湘子，愿他易长易养，无难无灾。异日荣华富贵，如湘水之汪洋；寿命康宁，似湘流之不断。”韩会道：“多谢指教，请坐素斋。”那道人把袍袖一展，化道金光而去，留下一个渔鼓，直逼逼矗在地上。韩会去拽那渔鼓的时节，那里拽得起来。郑氏近前去拽，也拽不动。叫人去摇，也摇不动。三五个人去拔，一发拔不起，就如生根的一般。郑氏道：“这个道人一定是一位神仙，怪你我不识得他，故此留下这个渔鼓，做个证验。眼见得当面错过神仙了，快请叔叔来看便知端的。”韩会忙着人去请退之。

退之来到。郑氏道：“请叔叔来非为别事，只因你侄儿啼哭不止，巧巧的有一个道人，打着渔鼓歌唱而来，孩儿听见就不哭了。你哥哥请他进来打渔鼓唱道情，引逗孩儿欢喜。那道人说孩儿必成大器，在孩儿面前说了几句话，又替孩儿取学名叫做韩湘。你哥哥留他吃斋，他拂袖化一道金光而去，留下这个渔鼓在此。你哥哥拿他不动，许多人也拽不起来，特请叔叔看个明

道情——鼓词的一种，本为道士曲。

忒煞——太，过于。

端的——果然，实在。

方外——超脱世俗。

白。”退之闻言，近前轻轻一扯，那渔鼓恰似浮萍无蒂，退草无根，扯了起来。地面上有“纯阳子”三个大字，莹然如玉一般。退之道：“这是吕洞宾下降，哥嫂肉眼自不识他。正是神仙不肯分明说，留与凡人仔细搜也。”于是大家香焚宝鼎，烟薰银台，望空遥谢。

荏苒一载，湘子碎盘伊迩，韩会不胜欢喜。但湘子自从见那道人之后，一似痴呆懵懂，泥塑木雕的一般，也不啼哭，也不笑话。俗话说得好，只是买得他一个不开口。一日三餐把与他便吃，不把与他，他也不讨，外边虽是这般浑沌，心里恰像是明白的，大家都叫他做“哑小官”。郑氏也无如之奈。倏忽三周四岁，全没一些儿挣扎。韩会思量：“湘子这般年纪尚不会说得半句言语，枉惹旁人耻笑，岂不是命里无儿莫强求，强求虽有更添忧。当年忙道无儿子，撒下千千万万愁，”这韩会十分不快活，日夜忧愁，染成一病而亡。退之哭泣尽礼，置办棺木，大殓已毕，安葬在祖茔之下。

一日，吩咐张千道：“大相公死了，止得这一点骨血，指望他成人长大，娶妻生子，接续韩门香火，谁知养到三周，尚然不会说话，莫非哑了，人家养着哑子也是徒然。汝等去街坊上看那好算命的先生寻一个来，待我把他八字推算一推算，若日后度得一个种儿，也好做坟前祭扫的人。”退之吩咐已完，那吕师在云端听见这话，便按下云头，化做一个算命先生，在那牌楼坊街上走来走去，高叫：“算命！算命！”这先生如何打扮：

折叠巾歪前露后，青布袍左偏右皱。两只眼光碌碌望着青天，一双手急簌簌摇着算

盘。口中叫：命讲胎元，识得根源，若有一命不准，甘罚二钱。

那张千连忙请他到家里，见了退之。退之道：“先生高姓？家何方？”吕师道：“学生唤做开口灵，江湖上走了多年，极算得最好命。遇见太子就算得他是帝王子孙，遇见神仙就算得他是老君苗裔，遇见夫人就算得他丈夫是宰相、公卿，遇见和尚就算定他是华盖坐命。”退之道：“依先生这般说起来，算命也是多事了。”吕师道：“说便这般说，八个字还有许多玄妙。不知相公有何见教？”退之说道：“我有一个侄儿，劳先生推算，若还算不准，先罚先生二钱。”吕师道：“从早晨出来尚不曾发利市，相公若要罚钱，请先称了命金，待学生算不准时好做罚钱。”退之道：“这般浑话，免劳下顾。”吕师道：“请说八字来。”退之道：“建中元年二月初一日午时。”吕师道：“庚申年己卯月辛酉日甲午时。庚申乃白猿居蟠桃之位，己卯乃玉兔归蓬岛之乡，辛酉为金鸡入太阳宫畔，甲午为青驾飞玉殿之旁。这八个字不是凡胎俗骨，主有三朝天子分，七辈状元才，不出二十岁必定名登紫府，姓列瑶池，九族成真，全家证圣。若肯读书，官居极品，只是少寿。目下正行墓库运，主其人昏蒙暗哑，如弃物一般，到了七八岁，脱运交运，自然超群出类。”退之道：“他如今像哑子一般，读书料不能够了。若说学仙，世上只有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鬼仙，最下一等名曰顽仙，那里有个哑仙？”吕师道：“他面目清奇，形容古朴，心地十分透明，性质更觉聪明，一日开口说出话来，凭着颜回、子贡重生，也只如是。”

觑（qù，音去）——看，瞧。

阀阅名家——有功勋的世家。

啐（zuì，音醉）盘——旧俗，让周岁小儿抓盘中纸笔刀箭等物，以测其未来志向。亦称抓周。

懵（m ng，音猛）懂——无知。

华盖坐命——谓交好运。

两个谈论正大，那钟师父又化作一个相面的先生，按落云头，在韩家门首高叫道：“我鉴形辨貌，能识黄埃中天子；察言观色，善知白屋里公卿。饶他是仙子降凡尘，我也晓得他前因后果去来今。”只见张千听了这一篇大话，又忙忙地跑进来对退之说道：“相公，这算命的不为奇了，外边又有一个相面的，说得自家是康举还魂，许负再世，何不请他进来，一发把公子相一相？”吕师晓得是钟师临凡，便道：“相公说学生算命不准，且请这相面的进来，看他说话与学生相合也不相合？”退之依言，便吩咐张千去请。张千请得那相面先生到于厅上，与算命先生东西坐下。退之便指着湘子道：“请先生把这孩子相一相。”相面的先生定睛一看，便道：“两耳垂肩，紫雾盘绕；双手过膝，金光显现；天仓丰满，地角端圆；神清气朗，骨格坚全，若非天子门前客，定作蓬莱三岛仙。这公子不是愚痴俗子，顽蠢凡人。”吕师道：“星相两家行术不同，每每各谈己见。今日我两人言语相同，岂不是公子生成的八字，长成的骨头。”钟师又道：“相公也请端坐，待学生也把相公细看一相何如？”退之道：“学生正欲请教。”钟师把退之中帙耸一耸起，道：“天庭高阔，地角方圆，金木肩高，土星丰厚。颧骨插天，掌威权于万里；日月角起，全忠孝于一门。五岳拱朝，名标黄甲；浮犀贯顶，一生少病。鹤行龟息，局是天仙；露骨露神，终招险祸。以贫道论之：龙虎难分别，鸾凤要失群。风霜八千里，接引有呆人。”退之道：“多谢先生指教，只是这几句恁么意思？”钟师道：“这四句诗是相公一生结果，后有应验。”退之道：“我侄儿湘子四岁还不会说话，就如哑子一般，如何是好？”两师道：“要公子说话，有何难哉。贫道有一丸药在此，送与相公，待明日五更时分，相公把无根净水与公子吞下肚去，他就会说话了。”退之欢喜不胜，接了这丸药，叫张千取白金二两，封作两封，送与两位先生。两师笑了一声，分文不受，附着湘子耳边嘱咐几句。嘱云：

鹤童不用苦忧心，须情前因与后因。

丹药驱除魔障净，管教指日上蓬瀛。

嘱罢，扬长出门去了。退之着人追赶之时，杳然不知去向，但见祥云缭绕空中，瑞鹤飞鸣云外。退之自思：“这两个或是神仙也不见得，只待五鼓时分，侄儿吃了丸药便见应验如何。但他说我黄甲标名，官居台阁，不知应在几年上，过了明日，收拾盘缠赴京科举，又作理会。”正是：

时来风送滕黄阁，运退雷轰荐福碑。

有日蛟龙得云雨，春风得意锦衣归。

毕竟退之上京去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利市——挣钱。

颜回——孔子贤弟子之一，好学，安贫乐道，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。

子贡——姓端木，名赐。字子贡。春秋卫国人，孔子贤弟子之一。

白屋——不绘图彩的屋子。代指平民。

许负——西汉初年的占卜家，大侠郭解的外祖父。

临凡——即下凡，到人间。

天仓——天灵盖。

地角——下巴。

第三回 虎榜 上韩愈题名 洞房中湘子合卺

富贵枝头露，功名水上沤。腰金衣紫马笼头，鼻索拴来不久。射中屏间雀，丝牵幔

后红。洞房花烛喜相逢，傀儡搬毕木偶。

话说退之到得五更天气，忙忙取了无根净水，调那丹药与湘子吃。湘子吃得下去，腹如雷鸣，喉如开锁，不一时间吐出了许多顽涎秽物，便开口叫声：“叔父。”退之满心欢喜，道：“谢天谢地，这药果有神功。”及至郑氏、窦氏走来问他时，他依先不开口了。退之道：“你们俱不要絮聒，他既开口，自然会说，快去收拾行李，我且上京求取功名。倘得一官半职回来，也替祖宗争光，了我半生读书辛苦。”当下退之辞别了家中大小，一路上餐风宿水，戴月披星，到京科举。不期名落孙山，羞回故里，只得在京东奔西趁，摇尾乞怜。

那知湘子在家依然不开口说话，郑氏也没法处置，巴不得他年纪长大，娶了媳妇，度一个种儿，以续韩门香火。看看湘子到了七岁，郑氏一病身亡，虽亏窦氏竭力殓殮，湘子泪泣亦如成人。窦氏在郑氏灵柩前拜祝道：“伯伯、姆姆在生为人，死后为神，韩家只得一点骨血，不知为何暗哑？料来不是祖先之不积德，皆因你我隐行有亏，以致如此，望伯伯、姆姆在天之灵保佑韩湘聪明天赐，智慧日增，悔脱灾除，关消煞解，庶乎箕裘有绍，世泽长新。”拜罢，又哭。至夜，窦氏恍惚见郑氏说道：“孩儿韩湘今日虽不会说话，到了十四岁时他自然会说。我们一家大小，日后都靠他一人提拔，姆姆且请宽心。”窦氏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，自思：“姆姆死后英灵若此不昧，湘子决非凡人，且慢慢抚养，看他成人，又作道理。”不题。

却说退之淹滞在京，囊空裘敝，又接得嫂嫂郑氏讣音，也不能够回家，心中无限焦愁。没奈何捱得过了三科，喜得中了乡贡进士，鹿鸣宴过，星夜回家。刚刚到了自家门首，撞见哑儿湘子。此时湘子恰好十四岁了，迎着退之道：“叔父恭喜，叔父恭喜。”退之见他说话作揖彬彬有礼，就携着他手同进屋里。窦氏出来迎接。相见已毕，退之便问道：“侄儿是几时说话的？”窦氏道：“自相公出门至今，何曾见他开口。就是姆姆死了，也只见他泪流满面，何曾闻得哭声。”退之道：“适才见我就说叔父恭喜，岂不是会说话的？不肖幸登虎榜，侄儿又喜能言，可谓家门集庆。只是哥嫂早亡，不曾见我登科，看得湘子成人，良为苦耳！”窦氏道：“相公且省烦恼。”湘子从旁插嘴道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退之道：“汝不会说话，一向不教汝读书，为何倒记得圣经贤传？”湘子道：“侄儿自从那日吃了道士的丸药，就晓得乾坤消长，日月盈亏，世代兴衰，古今成败，那圣经贤传总来是口角浮辞，帝典王谟，也不是胸中实际。九州四海，具在目前，福地洞天，依稀

黄甲——古代科举考试，甲科进士名单用黄纸，故名。

蓬瀛(yíng, 音赢)——仙境。

虎榜——进士榜。

合卺(jǐn, 音紧)——卺是瓢。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，新郎新娘各拿一个，用来饮酒，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。此指结婚。

水上沤——水泡。

煞解——灾祸消解。

箕裘有绍——继承父业。

南柯一梦——指梦境。

膝下。据侄儿愚见，为人在世，还该超凌三界外，平地作神仙。”退之道：“知识有限，学问无穷，汝这一篇话是自满自足，不务上进的了，如何是好？必须请一位好先生教汝勤读诗书，才得功名成就。”湘子道：“侄儿有诗一首呈上叔父。”诗云：

不读诗书不慕名，一心向道乐山林。

有朝学得神仙术，始信灵丹自有真。

退之道：“这诗是谁人教汝做的？”湘子道：“固当面试，奈何情人？”退之道：“汝既如此聪明，怎么说不要读书？那读书的身上穿的紫袍金带，口中吃的是炮凤烹龙，手执着象牙筒，足着皂朝靴，出入有高车驷马，寢息有舞女歌姬。喝一声，黄河水倒流三尺；笑一声，上苑花烂漫满林。真个是我贵我荣君莫羨，十年前是一书生也。”湘子道：“我书倒要读，只是我前生不曾栽种得腰金衣紫的身躯，嚼凤烹龙的唇舌，乘车跨马的精神，倚翠偎红的手段，只好山中习静观朝槿，松下谈经折露枝。我有小词，叔父请听。词名《上小楼》：

我爱的是山水清幽，我爱的是柴门谨闭；我爱的小小曲曲，悄悄静静茅庵底；我爱的喜孜孜仗数杯，如痴如醉；我爱的日三竿，鼾眠未起。”

退之道：“你说的话不僧不俗，不文不武，都是些诌词 呓语，岂是个成器的人。”湘子道：“叔父听我道来。”

〔那吒令〕我若做大人，佩金鱼 挂紫袍；若做客人，秦庄妄有亲；我若读三史 书，也须学车胤；我若做个道人，步霞卧云。这三人惟道独尊。

〔鹊踏枝〕我只待住山林，整丝纶，为道人，草舍茅庵过几春。巨富的大厦高门，居官的位尊台鼎，都不如草履青巾。

退之道：“小小孩童，本是聪明伶俐，为何甘心做这沿门求乞的勾当？”湘子道：“叔父！你将我做神童看，只恁般小灭人。我将那神童只当儿曹认，大成儒也只当庸人论。富家郎岂是我韩湘子伦。你说道前遮后拥做高官，只怕着一朝马死黄金尽。”退之道：“任汝说来说去，说得天花乱坠我也不听，只是要汝读书，改换门闾，光显父母，我方心满意足。”湘子道：“叔父不必忧疑，若要改换门闾，光显父母，有何难处。”退之道：“汝肯向上，才是韩门有幸。学士林圭同我赴京时节，一路上说有女芦英，年方及笄，许汝为妻。目下择个吉日良时，娶过门来，成其夫妇，接续后嗣，我才放心。”湘子道：“谨依叔父严命。”当下退之就叫张千去对阴阳先生说道：“我相公要与大叔完亲，劳先生择一个续世益后不将 的吉日。”张千领命，走去对

鹿鸣宴——“宴”通“宴”。科举考试后州县长官宴请主考官及中榜者的宴会。

帝典王谟——泛指古代典籍。

倩人——请教他人。

槿——木槿。树名。

诌（bi，音必）词——偏颇的话。

金鱼——唐代三品以上官吏佩的鲤鱼形金符。代指官位。

三史——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。

车胤（yìn，音印）——晋人。幼时刻苦勤读，家贫无灯，曾用袋装萤火虫照明读书。

台鼎——指三公、宰辅。

小灭人——小看人。

门闾——此指家族的地位。

那阴阳先生说了。

那先生姓元名自虚，号若有，向年是一个游手游食研光的人，头上戴着一顶六楞帽子。一日走在外县去，被一个戴方巾的相公差辱了一场，他忿气不过，道：“九流三教都好戴顶方巾，我就不如你，也好戴一顶匾巾，如何就欺负我？”当时便学好起来，买了几本星相地理、选择日子的书，逐日在家中去看，又寻得一本《历朝纲鉴》，也在家中朝夕念诵。把这几本书都记熟了，便在人前之乎也者，说起天话，掉起文袋儿来，夸奖得自家无书不读，无事不晓，通达古今，谙练世故。只是时运不济，不曾做得秀才，中得举人、进士，其实是个三脚猫儿，一件也是不到家的。谁知那昌黎县城里城外这些有钱有势的主子，都是肚子里雪白，文理不通的，平日只仗着这些钱势去吓唬人，一时见元自虚说出了这许多才干，便被他惊倒了，骗得滴溜儿团团转，那一个不称赞元自虚是个才子，人间少二，世上无双。自虚便戴起一顶方巾，穿件时样衣服，门前贴下一个招牌，写道：“阴阳元若有在此，得遇仙传，与人择日合婚，夫荣妻贵，兼精地理，催官救贫。”因此上昌黎县里大小人家都来寻他合婚、下葬。那有时运的，便婚也合得成，葬也下得吉；那没时运的，不知吃他坑了多少，只是人上再也不埋怨着他。也有送酒米的，也有送银钱的，也有送布帛的，也有送柴炭的，也有送什物家伙的，也有送书画册页的，至于饮食肴饌，时常有人送来与他。一个光拳头精臂膊的人，平空的挣了一份家计，也是他时来福凑，运限顺利的缘故。

其日，张千一径来寻着他，与他说了。元自虚便道：“既蒙你相公吩咐，我拣一个登云步月、附凤攀龙的上好日子送到你相公家里，只要相公重重谢我。”张千道：“你只要拣得好，我回去对相公说，一定不轻薄你。”元自虚道：“张大哥，凡你百撺掇一声，我扣除一个加二谢你。”张千应允，作别去了。

元自虚走进屋里，欢喜道：“韩退之是一个知趣识宝的人，不比那白丁，今日来照顾我择一个日子，须用心替他拣个上好吉日送去，极少也有三五两刮他的，只是我口里虽然说得，却不晓得旺相孤虚，时日变换，如何是好？且把家中有的历书都搬出来，仔细对他一个好日子送去，也不枉了名头。”这元自虚果然搬出许多通书摊在桌子上，毕竟是那几样书：

一部是《通书捷径》，一部是《选择类篇》，一部是《九天嫁娶图》，一部是《六合婚姻历》。《阴阳图》、《遁甲局》，列后摊前；《婚娶经》、《黄籍科》，遮左沓右。翻一翻，各家主意不同；看一看，诸书见解各别。这先生虽然去堆垛翻腾，却合不出一个不将续世。

元自虚翻来覆去，看不出一个好日子来，只得叹一口气道：“这二月十三日虽是个神仙日，犯着孤鸾寡宿，却合得周堂，且写去与韩家，但凭他自作主张罢。”乃忙忙的拿一个南京双红帖子，写道：“甲申年，乙卯月，丙辰日，戊子时。天喜临门，贵星照户，玉堂金马，紫微福德，都合聚在这一日。若公子毕姻之后，定为鸣珂佩玉摆曜，上凤阁龙楼，积宝堆金，赛过铜山珠海，几十年内也凑不着这个日子。”当下送去。退之看了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取三两银子送与元自虚。元自虚接银到手，欢天喜地的回家去，于中称出六

及笄(j，音基)——笄是古代束发用的簪子。古代女子已订婚者十五岁即以笄束发，以示成人。

不将——风水先生选择的吉日。

白丁——目不识丁的文盲。